

哈哈是个男人。三十六岁的男人。一个有老婆有孩子相貌丑陋的男人。

哈哈本名叫刘敬哈，哈哈是他的小名，没想到这小名从上学一直沿用到工作单位。一开始，哈哈只表示一种亲切，后来大家发现哈哈的腿短得出奇，身子长得古怪，再配上那颗上窄下宽的脑袋，整个人完全是从哈哈镜里走出来的，哈哈这个名字也就有了更深一层的意思。

“哈哈，你在做什么？”母亲透过窗子冲着在院子里玩耍的哈哈喊道。

“我想让蜈蚣做蚯蚓的妈妈。”小哈哈一只手里是蚯蚓一只手里是蜈蚣。

哈哈是那种不惧五毒的人。都说这种

人厉害。

哈哈在大学里的业绩是有一天夜里，连续看了六部日本电影，当哈哈昂着头，切莫以为是种英雄气概，看电影累的。迎着初升的太阳走进校门的时候，同宿舍的王朴神色慌张地告诉哈哈，教导处主任叫他去一趟。“这么快就走漏了风声？”哈哈眨了眨眼自言自语道。因为在全系做检查，哈哈出了名，后升任为学生会主席，又出头办了一本文学杂志，名《哈哈镜》，致使哈哈名扬校内外，颇有领袖之风。

此时哈哈已经是一位出版社的编辑了，他正站在社长办公室的门外，毕恭毕敬地在那扇乳白色的光可鉴人的门上“冬冬冬”敲了三下，一个中年女人的清脆的声音道：“请进！”哈哈的脚步细碎，腿短的缘故，像京剧演员的台步。哈哈进到屋里，站在顶头上司出版社社长刘立新女士的面前，刚想张口，却被窗外那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刺痛了双眼。“到底是八九点钟的太阳，就是厉害。”哈哈换了个角度，啊，这个角度让平日有些男性化的女社长变了味道。那一头乱得像雀巢的头发，在强烈的阳光下变成了金色，一种时尚的感觉；平时那副壮硕得城墙似的肩膀，由于角度和光线的缘故变得纤弱起来，而那厚实的胸部，此刻却在火热的阳光里凸显着，随着光影的流动起伏若山峦，几乎可以使用婀娜二字。这些都是哈哈平时忽略的东西，或者说是潜藏在女社长的身体里，没有条件和环境显露，而今天的条件和环境相宜，哈哈的发现也就顺理成章。

“社长，您看这个选题还用通过社委会讨论吗？”哈哈的小眼睛眯得更紧了，几乎是睡觉的状态。刘立新将目光转向哈哈的脸，看着哈哈那撮鼻子弄眼的神情不禁笑道：“看看你那副样子，真让人……”话没说完，给哈哈以联想的天地。“让人什

么呢……”“我看选题就不用再讨论了，实用精品系列丛书，太好了！这将是订货会上我社的杀手锏，明年我们就指着这套书赚钱了。”社长动了动身子，头发的金色不见了。她拿起桌子上一只硕大的水杯喝了一口水，杯子的晃动让那些浮在水面的茶叶纷纷地坠落，哈哈看见最后一片坠落的茶叶在水杯里飘来飘去，似乎在展示自己轻盈的身段。当那片茶叶终于轻盈地落定，社长用一种更加清脆圆润的声音说道：

“哈哈呀，明年如果这套书在社里利润最高的话，我就为你申报副总编的职位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哈哈不顾刺眼的阳光，拼命地睁大眼睛，声音里涨满了兴奋。

“当然是真的，还能是假的？”社长又动了动身子，厚实的胸脯垒起了城墙，但不影响哈哈兴奋起来的情绪。“如果能这样当然好了……”“哎哟……”社长叫一声，便用手捂了一只眼。这是生活中常发生的事，眯眼了，就是说眼睛里进了沙尘。干干净净的办公室里哪来的沙尘呢？这是哈哈事后的想法，当时哈哈没想法，社长叫了一声，哈哈就奋不顾身地扑上去为社长翻眼皮吹沙子，本质上同堵枪眼炸碉堡没什么两样，而且哈哈根本就沒把那副眼皮看做是社长的，所以翻的时候就没觉得比小张小李小刘的眼皮金贵，眼皮嘛就是一般的眼皮，哈哈吹的时候也就十分的自然，社长自然也就十分的舒服，以致沙子吹完了，社长还保持着那种舒服的姿态，而哈哈伏在社长的身上轻唤着：“社长，社长，吹完了……”恰在这时，门被霍地推开了，一个人闯了进来，哈哈一下就看清了是文编室的丁晓露，自己的大学同窗。“社长，啊……”丁晓露的身体和声音都卡了壳。“你啊什么，不过是社长眯了眼，我帮她吹

了吹，还能是什么。”哈哈假装平静，心里却说，糟了，我要倒霉！“我也没说是什么呀，谁说是什么啦……”说着丁晓露就不由自主地朝外走。“丁晓露，你有什么事？”社长清脆地问道。“我，我给忘了……”

厉虹是哈哈的妻子，出版社里的校对，社花儿，身上总带着一大片男人的目光。厉虹抬头看了看墙上的表，三点半，收拾东西准备回家。先到超市买菜，然后去幼儿园接儿子。丁晓露来找她一起走，美人儿愿意和美人儿结伴，谁也不会嫉妒谁。超市里人山人海的，眼神都直不愣瞪的，盯着那些菜呀肉呀蛋呀。“你跟着我在这儿瞎逛什么呀，你们家又不用买菜。”厉虹用食指和拇指捏起一个萝卜边看边对丁晓露说。“我想陪你呀。”丁晓露软着声音道。“别肉麻了，留着点儿回家用吧。”厉虹拿起一根芹菜，看了看发蔫儿的叶子又放下了。“厉虹，你要注意呢。”丁晓露终于忍不住道。“注意什么？”厉虹停下脚步，她的身旁刚好是一个大南瓜，丁晓露看着南瓜笑起来。“你笑什么？”这南瓜让我想起一个人。“谁？”厉虹心虚地问。“哈哈。”哈哈……丁晓露一笑就没完了。“你哪是跟我来买菜的，简直就是来嘲笑我们哈哈的。”厉虹有点生气了。女人的嘴无论年轻还是年老，都够得上尖刻。最终丁晓露把今天的所见所闻原封不动地告诉了厉虹。

哈哈为了完善那套实用精品系列丛书计划，直干到华灯初上，在楼道里又碰上了社长。“社长还没走啊，够辛苦的。”“你不也一样？嗨，总之都是为了社里，能把社里的利润搞上去，吃点苦又算什么呢？”哈哈听了社长这番发自肺腑的话，身子一阵阵发热，很为社长感动。哈哈仰着头，看着社长的脸

说：“您真富有献身精神，这真够我们后辈人好好学一阵子的。”“哈哈同志，你太谦虚了，你这一谦虚把自己的辈分都搞错了。”“辈分错了？”哈哈不解。哈哈不是不明白，是装不明白，活到他这个境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，所谓不明白，就是不想明白。哈哈就那么揣着明白装糊涂地陪着社长一直走到单位的大门外，看着社长上了专车，再三再四地婉拒了社长邀他上车的好意，殷勤地为社长关好了车门，直到桑塔纳宽大的车屁股消失在车流里，哈哈这才松了一口气。一转身，看见了与自己一个编辑室的编辑，也是自己的大学同学覃健。覃健是名人之后，风流潇洒，对待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是浪漫有加，惟欠务实，独独一点，对女人却是认认真真实实在在，他可以将爱的誓言在不同的女人面前，用同样的真诚表述成千上万次，让你无论从他脸上的哪一个部位，都找不出半点虚假抑或欺骗。有一点要交代，覃健是厉虹的前恋人，是丁晓露的现丈夫。

“你怎么那么傻呢，社长让你上她的车，那是人家抬举你，你不给人家面子，当心她以后寻机报复。”覃健的声音又轻飘又缓慢，反正这世界上没什么急事等着他去做。

“一社之长，难道那么小心眼吗？”哈哈敷衍道。

“话是不错，可你别忘了，咱们社长是个女的。”

“女的怎么啦，妇女能顶半边天嘛，既然能顶半边天，她的五脏六腑也就跟男人没什么区别，所以你就别老女的女的的，旁边要是站着个女权主义者，甭说女权主义者了，就是站着个丁晓露，你这顿臭骂就算是挨上了。”

“拜托了，别提丁晓露，一提她我心脏都抽筋儿。”

“提不提的，回家不还得见面吗。”

“你有所不知，”覃健压低了声音道：“我和晓露已经分居

两个多月了。”

“真的吗 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？”

“你知道什么 你就知道厉虹。”

“你不知道厉虹？”哈哈的话里有话，覃健换了话题：“咱不说女人了，女人说多了，伤了男人的和气。”

覃健邀请哈哈去零夜总会，哈哈说，你不是害我吗，厉虹还不要了我的命。这点厉虹就不如晓露了。不是不谈女人么，怎么又谈上了。看来男人是没救了。

哈哈回到家里，见儿子小虎正在客厅的茶几上玩拼图游戏，厨房里传出嗞啦嗞啦的炒菜声，每遇此景，哈哈就从心里朝外的热乎。咱一老百姓还图什么，不就老话说的，老婆孩子热炕头吗。

“小虎，乖儿子。”哈哈冲着小虎伸出一副短短的胳膊。

“爸爸！”小虎扔下手里的拼图扑向哈哈。

哈哈的体温就升得老高老高，一直延续到上床睡觉。就在侧身上床的一瞬间，哈哈就感到了与以往不同的气氛，还没等他躺扎实，厉虹已经气哼哼地歪向一边。哈哈将一只手搭在厉虹那线条优美的腰部，厉虹则一抖身子，哈哈的手就扑了个空。哈哈不是那种甘于失败的男人，正相反，他知难而进，见了棺材都不掉泪。哈哈又将手抚在厉虹那副凸露的酥胸上，紧接着就用一种疾缓有致的节奏敲起了爱的战鼓，哈哈这套作战方案源于一条理论：“女人基本上都是感性的。”哄劝女人，动嘴不如动手，女人的脑子是花岗岩，女人的身体是花骨朵儿，男人的手是微风。“想想吧，你该做什么？”哈哈对覃健说过这话。“别看你脑袋的形状不规则，想法倒是一百分。”“要不怎么厉虹没让你弄到手呢。”果不其然，当月光明晃晃地泻进屋

里的时候，哈哈已是大获全胜，并且已经偃旗息鼓，只落下打扫战场了。

感官得到极大满足的女人舒展地躺在床上，像刚刚爆发完了的火山，没有了危险性。但厉虹的神情却没有放松下来，一对天生的，不是文过的柳叶眉在冷艳的月光中微蹙，你说不清究竟是月光让美人变得冷艳，还是美人使月光凄迷。每遇此景，哈哈总是如醉如痴，今天亦不例外。这男人拖着瘪塌塌的身体，眼睛里依旧燃烧着渴望，浑身还是不停地颤抖，像是患了帕金森综合症。“你有毛病呀，老是哆里哆嗦的，跟宾努亲王似的。”宾努亲王“谁是宾努亲王？”你比我大好几岁，你会不知道谁是宾努亲王？装！”“装？我装什么，我真的不知道宾努亲王是谁，行行好，告诉我吧。”“你问她去吧，她肯定知道。你既能给她翻眼皮，她对你还不该有求必应？”丁晓露这长舌妇，害我！哈哈心里骂着，嘴里却说：“啊，亲爱的，你在说什么呀，我怎么完全听不懂呀，你能给我表达得更清楚一些吗？”“别装蒜了，丁晓露全都告诉我了，还说你当时简直就是爬在那家伙的身上……”“哎，不要这么没礼貌嘛，人家毕竟是一社之长嘛，再说人家还比咱们大了十多岁呢，按中国的传统，要尊老爱幼嘛……”“行了行了，别把自己打扮成孔夫子的后人，就算你是孔夫子的贤孙，家训里也没让你给一个女领导翻眼皮吧。”女人的伶牙俐齿是一根根红外线，不管你有准备没准备，都难逃劫数，快投降！”好，我承认我不应该给她翻眼皮，尤其是在办公室里，身体挨得那么近，总是不好。”听哈哈这么说，厉虹更生气了，只见她一个鲤鱼打挺儿坐起身道：“在办公室里不好，那你们还想在哪翻眼皮呢，在公园里？在电影院的情人包间里？要不就去夜总会的 KTV 包房，那是

专门为你们预备的。”说着说着，厉虹竟委屈得抽泣起来，好像她话里的那些场面真的发生了：在昏暗的灯光下，丈夫正殷勤地为女领导翻眼皮，不，是为她做按摩，而且充满了色情意味……你难道不知道我担心吗，我就是担心你跟别人好，现在有本事的男人无论长得多丑，都有漂亮女人围着他转。可是刘社长她并不漂亮呀。可她有本事呀。她有本事？她有什么本事，上头一纸任命，让我当市长都能当。厉虹脸上一种将信将疑的神情。所以说女人越活越糊涂，或者说压根儿就没清醒过。“你是说我有本事？”哈哈揪住这句话不放。“当然……至少，比覃健强……”“可覃健人长得那么帅，几乎所有的女人都能让他迷惑住。”“那就是我现在见了他还心跳的原因吧……”这句话厉虹应该是在心里说的，可一不留神就出了声，虽然声音不大，可足够哈哈听清楚的了，哈哈一吃醋就异常亢奋，举动也就变得粗鲁，这次却被厉虹拒绝了。

第二天，哈哈一上班，就在走廊里碰上了丁晓露，本来要埋怨她，可话一出口就变了：“晓露，早啊，今天真漂亮。”“真的吗？这种话我可一向都是当真的。”哈哈本来已经与丁晓露擦肩而过，却又被她身上那股浓郁的香水味引得停住了脚步。“哎呀，真是太好闻了，又增加了男人犯错误的机会。”说着还撮起鼻子使劲地嗅了嗅。一谈香水，女人就兴奋。“真的吗？你真觉得这香水很好闻吗？这瓶香水是我第一次用，还不知道效果怎么样，不过看你的反应，说明效果不错。”“哎哎，我说了不算数的，这类事情得请教你老公，他是行家。”哈哈突然想起昨天覃健说他已经与丁晓露分居了，便显得有些尴尬。“看你的表情，你一定知道了我们分居的事。”再聪明的科

学家也制造不出比女人更灵敏的机器。“啊……”丁晓露的话加重了哈哈脸上的尴尬，似乎面临生活窘境的不是这香喷喷的女人，而是哈哈自己。

“昨天晚上厉虹跟你闹了吧？”丁晓露换了话题，一脸的狡黠。“还不是你搞的鬼。不过没关系，就当是对我们爱情的一种考验吧。”在女人面前哈哈一向是大度的，无论美丑高矮老小，哈哈一视同仁，这是哈哈众多优点当中最光芒四射的一种。“跟你说正经的，”晓露的神情严肃起来，“你那套实用精品系列丛书看来遇到点麻烦。”“怎么了？”哈哈睁大了眼睛。“听说王副总有意见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说是选题的社会效益差……”正说着，副社长兼副总编王华从卫生间里走出来，他的身后还带着水箱轰隆隆的水声。丁晓露大声对哈哈说：“好。我把东西给厉虹就是了。”说完，扭身朝楼梯走去。王华耸了耸鼻子道：“女人占据的空间越来越大了，一个人拖着一条香的甬道，就像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圈地运动。”“王总真是学经济的，三句话不离本行。”哈哈是真心诚意地恭维王华，可王华心里有事，就觉得哈哈的话里有话。他白了哈哈一眼，没说什么，径直朝刘立新的办公室走去，进去以后还用力摔了门。哈哈心里说，糟了，马屁没拍好。

到了办公室，哈哈坐在椅子上发愣。覃健说：“干吗呢，一大早就发愣，没吃饱怎么着，我这儿有方便面。”“去去，你就知道吃。”哈哈只有在男人面前才表现出不耐烦。覃健不理他，打开电脑，上网找人聊天去了。一边的向明，一位五十多岁的女编辑对哈哈说：“你没来的时候，刘总在电梯里碰上了我，让你一来就去办公室找她。”“你怎么不早点儿告诉我呢。”“刚才，我看见你在楼道里跟晓露说悄悄话，所以我就没打

断你们，回到屋里，又见你跟覃健发脾气，所以到现在……”哈哈一进社长的办公室，就见王华正跟刘立新说着什么，两人似乎都不太愉快，看见哈哈来了，正好缓和一下气氛，刘立新招呼哈哈：“小刘，正好，我和王副总正说你的选题呢，你来听听意见。”王华见哈哈一脸的笑容，身体还略微朝前弯着，一副毕恭毕敬的神态，就抿了嘴，退后一步，坐在一个沙发上不开口了。刘立新低了头，用一支笔在纸上写着什么，脸上很明朗地微笑着，偶尔抬起头看一眼王华，又朝哈哈使个眼色，哈哈假装没看见，依旧恭敬地站在一边。

“这样吧，待会儿开社务会的时候，再讨论吧。”王华说完，站起来走了。哈哈也想跟着走，被刘立新叫住了。

“你忙什么？”社长用头示意了一下身旁的沙发，“坐下吧，又没让你打站票。”哈哈小心翼翼地坐下来，努力地睁着一双眯缝眼，满眼眶子的疑问。

“你放心，讨论也是白讨论，这个社我说了算。”刘立新的形象在哈哈的眼里愈发地高大，须仰视才见。

“不过，我也觉得这套书的社会效益有点……”哈哈的声音是虚的。

“我知道——”刘立新的声音拖得像个弹道似的，又长又有弧度，“我是一社之长，岂有不注重社会效益之理，至少，我头上这顶乌纱帽还不想摘吧。”她呷了一口茶，嚼着嘴里的茶叶末，“可是这百十来口的人张着嘴要吃要喝的，上边每年只知道张着手要利润，今天早晨司机小高又来给他老婆拿支票，术后化疗，一下就是三万，我又不是变戏法的会变钱，再不弄点赚钱的书，明年哭都来不及了。再说，生活丛书怎么就没社会效益了？老百姓哪个不生活？”哈哈的神情很严肃，他

十分体谅社长的心情，眼下市场竞争激烈，私营书商眼看已经兵强马壮，他们仗着人际关系简单，都是家族企业，对付你这国营企业的大锅饭，十有八九稳操胜券，要不是书号掌握在出版社手里，出版社的前途真是吉凶难卜。哈哈想到这儿，似乎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似的站起来道：“社长您放心，有我们在就有出版社在，我们一定不让出版社垮下去，一定尽全力保住出版社。”看着哈哈严肃的神情，刘立新忍不住笑起来：“哈哈同志，谁说出版社要垮了？听你刚才的口气，好像你原来当过兵似的，当过兵好，当过兵有军人作风，办事雷厉风行……”

“我没当过兵，我只不过是……”“那不重要，那是形式问题，我只关注内容。”哈哈正迷惑着，不知道这女人搞什么名堂，只见刘立新举着右手说：“发誓吧，与出版社共存亡。”

到了第二天，哈哈全然忘记了自己究竟同那女人发过誓没有，但他却清楚地记得，他在后来的选题讨论会上一反往日的木讷呆滞，变得侃侃而谈妙语连珠。他从目前出版界的状况谈到市场经济的发展，谈到这两者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，以及出版社的前途，和出版社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所必然遭受的艰难险阻，我们作为出版社一分子，应该怎样团结一心，共同度过这一经济转型期，最后，哈哈用一种动情的声调，憧憬着出版社的美丽前景……“好啦好啦，别做梦了，你心里的那个乌托邦是不存在的，那是你的一厢情愿，根本问题是体制问题，体制不改变，出版社就像一条浅水里的鱼，纵然你是相濡以沫，也坚持不了多一会儿。”哈哈用力地晃了晃脑袋，使劲地睁了睁那双小眼睛，他想看清楚这话是谁说的，他那双兔子似的目光，在那一圈椭圆形的众人里跳跃着，看见的都是迎合的眼

神，只有副总王华的眼睛里不经意地透出一缕冷漠，但哈哈可以肯定刚才的声音不是他发出来的。那声音竟是来自哈哈的心里！这让哈哈一阵寒颤，然后接着就像发高烧似的，脑袋顶马上就要冒出火苗，这种感觉一直延续到吃完了晚饭。

哈哈站在厨房里看厉虹洗碗。厉虹那双纤细的手，像将军似的统领着水池里的一切物件，尽管有时它们被涨起的泡沫吞噬，最终那些碗呀碟子呀筷子呀，还是驯顺地被洗净码好。厉虹关上碗柜的门，爱答不理地对哈哈说道：“还沉浸在幸福的幻想里吧？可惜你在这儿找不到知音。”“你说什么？”女人的每一句话都像一道难解的数学题。“你的智商那么高，还有你不懂的？”说完，厉虹就到门厅里逗小虎玩去了。小虎正在拼一副新拼图，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。“你看这个矮人儿像谁呀？”厉虹问小虎。“像……爸爸。”小虎很肯定地说。“真的吗？真的像我？”哈哈凑过去，被厉虹推开了。

上床前，哈哈照例要去厕所小解，他发现水箱坏了，便伸进手去修理，不管用，就接了一脸盆水想把尿冲下去，没想到，从马桶里泛出一只避孕套。哈哈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就皱着眉头努力思索，自己什么时候将这只避孕套丢在马桶里的。结果，哈哈否认了自己曾经有过这种行为，哈哈对于自己的习惯是很清楚的，每次完事以后，哈哈总是将其打个结，与那些肮脏的卫生纸一起，丢进厨房的垃圾袋里。那么接下来的就是探讨这只避孕套的来路……是否别人家的避孕套旅游来到了我们家呢？比如，它顺着那只粗大的管道，不慌不忙地钻进了我家的马桶？这种想法刚一出现，哈哈就被自己逗乐了。“避孕套旅行团”这可是个新鲜事。思路又回到眼前的这只避孕套上，哈哈用平时夹卫生纸的木头夹子将那只避孕套夹起来，一

双小眼睛凑上去，仔细地看。这只避孕套市面上很少见，它的质地非常薄，哈哈断定是进口货。哈哈想，那个曾经戴过这只避孕套的男人该是多么的幸福呀，这么想着，哈哈习惯地将那只避孕套丢进了厨房的垃圾袋。他不去问厉虹避孕套的来历，哈哈是个聪明的男人，他从来不做那种哪壶不开提哪壶的事。

第二天早上，厉虹竟在垃圾袋里翻出了哈哈昨晚丢掉的那只避孕套，没想到，她指着它问哈哈，是怎么回事？女人的战略战术相当厉害，这让男人不得不认真对待。“我也正想问你呢，你倒来问我。”哈哈的声音很小，却足以让厉虹听清楚。

“那么说你是怀疑我偷情了？”厉虹急得脸都红了。“你不要说得那么难听嘛，偷情偷情的，让孩子听见像什么话嘛。”厉虹没什么话可说了，就哭起来。哈哈安慰道：“别哭嘛，让人家看见还以为我欺负你呢，其实……”“其实什么？我知道你没安好心！”难道我要害你不成？”

到了单位，厉虹即便在楼道里看见哈哈也假装没看见，不是把头扭向一边，就是故意跟身边的人搭讪，丁晓露看出来，问哈哈：“你是怎么把人家给惹了？”哈哈说：“我敢惹她吗？现在妇女的地位高得有点让人眼晕，尤其像我这种半残，跟你们说上一句话，脖子根儿都得酸半天。”丁晓露说：“别那么损了，让厉虹听见饶不了你。”

走进办公室，只有向明一个人坐在那里看稿子。“覃健呢？”哈哈问。“刚才打来了电话，说今天有事，不来了。”什么事呀，无非是昨天晚上泡妞泡累了。”“好啊，竟敢说我的坏话，你这半残！”说着，覃健走进来。“你不是不来了？”我要是不来，哈哈就要寂寞了。”哈哈说：“你真了解我，我正有事

找你呢。”社里的事？”也算社里的……”你别吞吞吐吐的，跟个老娘们儿似的，我只能待十分钟，我今天真的有事，有话你就快说。”那你先忙你的吧。”我要是办完了事，中午尽量赶回来。”说完覃健急匆匆地走了。向明说：“你看人家覃健，跟你一样大，活得多潇洒，不要孩子，和丁晓露之间保持着绝对自由的关系，就像小孩过家家似的，玩得到一起就玩，玩不到一起就散伙，我现在惟一后悔的就是要了孩子……”“孩子怎么了，你那孩子不是挺好的吗，马上就高中毕业了，然后考个大学，再找个女朋友，一转眼你不就当奶奶了。”“奶奶？我当孙子还差不多，一天到晚除了追星就是找女朋友，再就是买名牌衣服，出手那个大方，就像自己是个亿万富翁似的，我说一句，有十句等着你，他爸爸只知道摇头！”“那是你们家老李太能挣钱了，那是大款综合症的副作用……”“我也是这意思，我说就是你挣这么多钱，孩子管不好，挣钱有什么用？人家说，我挣钱难道也挣出错了？这年头，多少人想钱都想出毛病来了，孩子没教育好跟钱多钱少没关系。你说多气人！”“老李说的也有道理，你看人家国外，亿万富翁的儿子有作为的多了。”“那是人家国外，咱不是中国吗，要有中国特色。”咳，反正有钱总比没钱好吧。”哈哈结束了与向明的谈话，他知道，女人的话题如果孩子生发开去，一定是旷日持久，联想的丰富性让你瞠目结舌，一路神侃到洲际导弹也未可知。

中午吃饭的时候，覃健真的赶了回来。待二人在出版社楼下的佳艺小餐馆坐定，哈哈道：“还是满够朋友的嘛，招之即回呀。”覃健笑道：“朋友的事可马虎不得，在这个世界上，离了朋友，我是寸步难行呀，说吧，有什么要我帮忙的。”哈哈将声音压低，噤噤嚅嚅了一阵子。覃健支着耳朵听，最后呵呵

地笑起来。“不就是一只避孕套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，难道你不用避孕套？”“哎呀，你怎么听不明白呢？我是说，那只避孕套不是我用的，它怎么会在我们家马桶里呢？”覃健笑得更厉害了，“我早听明白了，既然你没用，那它怎么会是你们家马桶里，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用问我，答案只有一个，你们家厉虹……”“嘘——”哈哈打断覃健，然后就一声不吭地喝茶。过了有五秒钟，覃健道：“你让我赶回来，就为了陪你喝茶呀，早知道，还不如多陪会儿晓晓。”“晓晓是谁？”“晓晓就是晓晓，是我的女朋友，今天上午刚做完人流，现在在家躺着呢。就为了你我才急扯白脸赶过来的，还惹得人家流了一枕头的泪。”“我真是够戗。”哈哈很自责，他想让覃健马上回到那个叫晓晓的女孩身边去，但他深知覃健的为人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停了一会儿，哈哈问覃健：“你就不怕晓露知道了伤心？”“伤心？晓露做手术的大夫就是晓露帮着找的，而且从始至终她几乎都是兴高采烈的，像过年似的。”是幸灾乐祸吧？”“不会，晓露没那毛病。”那是笑里藏刀？”覃健笑了，喝口茶道：“那是刘立新，刘总。”“别这样，背后说人坏话不好。”“听说你在办公室里给那头大象翻眼皮，有这事吗？”“又是你那晓露向你汇报的。”“我根本不信，我跟她说，我们哈哈眼再拙，也不至于分不清蛋糕和窝头吧。”“谁是蛋糕，谁是窝头，这年头窝头好吃还是蛋糕好吃都说不定，人的口味一会儿一变的。”覃健笑了，放下杯子道：“有道理，还是哈哈，一不留神就能说出一条真理来。”最后，覃健让哈哈对于厉虹或者说对于女人，要先按兵不动，静观事态发展，不到关键时刻不要轻易出击，最好以情感化之，以理说服之……“好了好了，这又不是在打仗。”这比打仗还厉害呢。”

夜里快十一点的时候，哈哈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，看到这两天的报纸上连篇累牍地爆炒作家阿女，说她继前两年那部《女人的质感》后又一部长篇小说写竣，几家出版社均开出天价竞买，花落谁家，还未见分晓云云。这时候电话铃响，是社长刘立新，“是哈哈吗？”那种充满水分的声音一下子就把话筒塞得满满当当。“你看报纸了？那个阿女，不是你把她捧红的吗？咱们为了宣传她的《女人的质感》花了多少钱呐，现在她却在搞什么竞卖，真是有奶便是娘，简直不知道……”“刘社长，您消消气儿，为一个作者，不值得。您想呀，她阿女是怎么红起来的，还不是咱捧的？就像旧社会有钱人捧戏子似的，当然这个比喻不太恰当。”“不不，我看很恰当，再恰当没有了，一个个描眉画眼的粉墨登场，还不是两个字：名利！”“大半夜的，您别义愤填膺的了，说您究竟有什么事吧。”“话说回来，甭管他们是什么，咱们还得厚着脸皮去要他们的稿子，谁让咱们干这一行呢。”“您是说还让我去找阿女？”“对呀 她跟你不是老交情了吗？”“谁跟她是老交情呀，跟她的交情还不如跟您……”“当然当然，可我是让你去组稿，没让你去干别的。”“您想哪去了，我找她能干什么呀，至少我还有职业道德。”“那好，就这么说定了，你明天就别来上班了，去找阿女 所有开销社里全包了。”“那我的个人损失费呢？”“你个人会有什么损失吗？”“我是说，万一我失了身，得有个说法。”“行了，深更半夜的，别开玩笑了。”啪，电话挂了。哈哈放好了听筒，抬头看了看表，正好十二点。一扭头，见厉虹穿着睡衣倚着门框，两手抱在胸前，光洁的玉腿，一条绕着另一条，脸上是厚厚的一层冷漠，一双美目里则是一派愤恨。

“你还没有睡吗？我以为你早就睡着了呢。”哈哈站起身道。

“我本来是睡着了，可又被你们的亲密电话吵醒了。”厉虹娇弱的声音里掺杂着冷漠，让男人不能漠视，却又无法接近。

“瞧你说的，什么亲密呀，无非是一个领导向一个属下布置任务罢了。”哈哈假装打了一个哈欠，表示自己想睡觉了。

男人有时候太天真，他们往往本末倒置，就是说，他们认为一件事情要结束了，其实正是那件事情的开始，或者说，他们的主观意愿，在女人面前，尤其是漂亮女人面前，简直是微不足道，可以忽略不计。哈哈面临的正是这种情况。此刻，厉虹将那两条绕在一起的玉腿，缓缓地松开了，抱在胸前的胳膊也轻轻地垂了下来，像猫似的，无声无息地走到哈哈左侧的那只单人沙发前，习惯性地扯了扯沙发扶手上的绣花布，然后款款地坐下来。

“坐下聊聊吧，反正你明天不用早起了，我一时也睡不着，不如咱们老夫老妻说说话。”厉虹的声音已经是软软的了。

“深更半夜的有什么好聊的，不如我们明天再说吧。”

“明天？明天有明天的话，再说，怎么深更半夜跟我就没什么聊的了呢？你刚才不是跟刘立新聊得挺欢的吗。”

“那是谈工作，哪是聊天儿呢，你别瞎想了。”

“怎么不是聊天呢，话里还藏着别的话呢，‘我跟她的交情还不如跟你呢’，这不是聊天？岂止是聊天，简直就是调情！”厉虹的声调一下子提得又高又硬，跟刚才那软软的声音相比，真是泾渭分明。

“我说的是‘您’根本没说‘你’，你别篡改。”哈哈也打起了精神。